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九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十八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六之九

硃批田文鏡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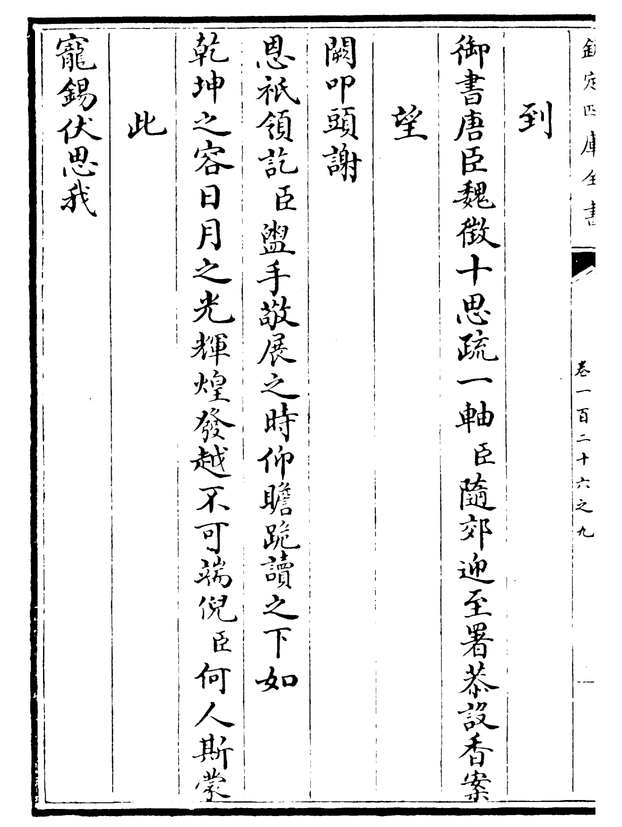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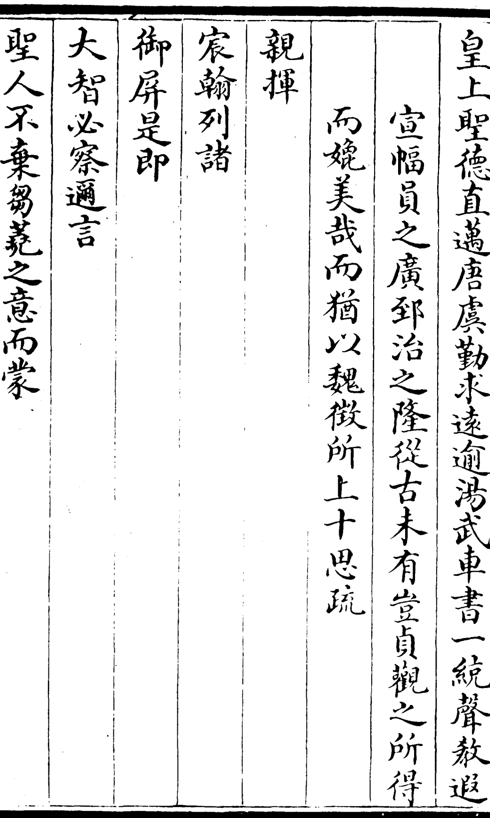
欽賜

御書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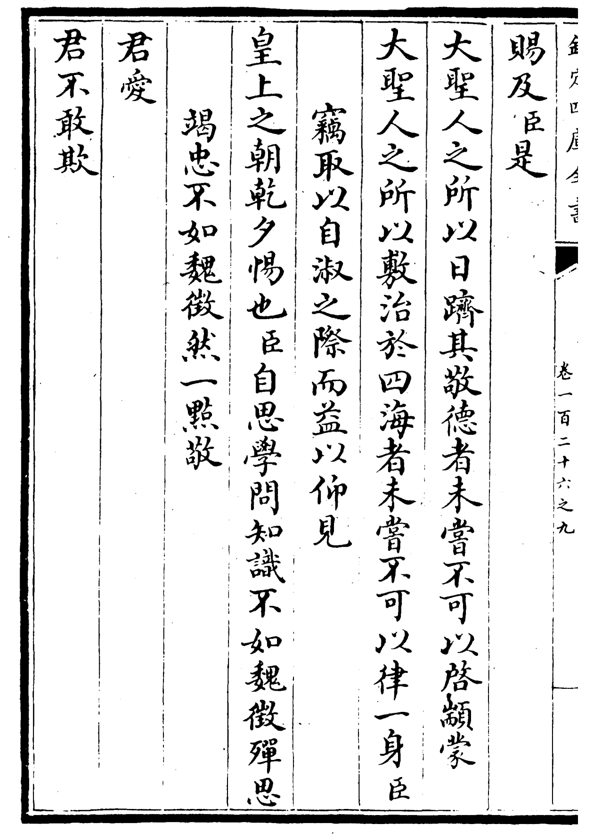
天恩事雍正四年十月初十日據臣齋摺家人回豫捧



到
御書唐臣魏徵十思疏一軸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臣盥手敬展之時仰瞻跪讀之下如
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輝煌發越不可端倪臣何人斯蒙
此
寵錫伏思我



皇上聖德直邁唐虞勤求遠逾湯武車書一統聲教遐
宣幅員之廣郅治之隆從古未有豈貞觀之所得
而媲美哉而猶以魏徵所上十思疏
親揮
宸翰列諸
御屏是即
大智必察邇言
聖人不棄芻蕘之意而蒙



賜及臣是
大聖人之所以日躋其敬德者未嘗不可以啓顓蒙
大聖人之所以敷治於四海者未嘗不可以律一身臣
竊取以自淑之際而益以仰見
皇上之朝乾夕惕也臣自思學問知識不如魏徵殫思
竭忠不如魏徵然一點敬
君愛
君不敢欺

君之心未嘗不思以學魏徵然魏徵所遇惟英資睿哲之令主宜其上此十思疏以匡君德臣今所遇乃

天縱天亶

聖明所以

賜此十思疏以飭臣躬也臣敢不朝夕仰瞻終身效法而徒什襲珍藏奉爲世寶已乎除選工鈎勒鐫諸珉石建造

御書碑亭敬謹供奉外所有微臣奉到

御書感激歡忭私忱合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此篇文字係出之自手耶抑或倩人代撰耶何其辭之

不達也偶爾戲諭

同日又

奏爲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月初十日據臣家人齎回臣恭謝

天恩一摺欽奉

聖諭此等恩寵皆汝平日勤勞奉公之效朕之一切賞罰本出無心皆任諸臣自取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乃

天道也朕豈敢違欽此伏思我

皇上聰明天亶如同日月而賞罰所加則又不啻無私之兩大此誠千古帝王所未有而內外諸臣所共知者也但臣清夜環思自蒙

聖恩簡畀以來涓埃未報愆尤日積乃仰蒙

皇上天恩非惟不即嚴加罪譴而且

矜全逾格

錫賚頻頒此臣所以欽承

皇上之恩賞而不解為何修跪讀

皇上之明訓而益驚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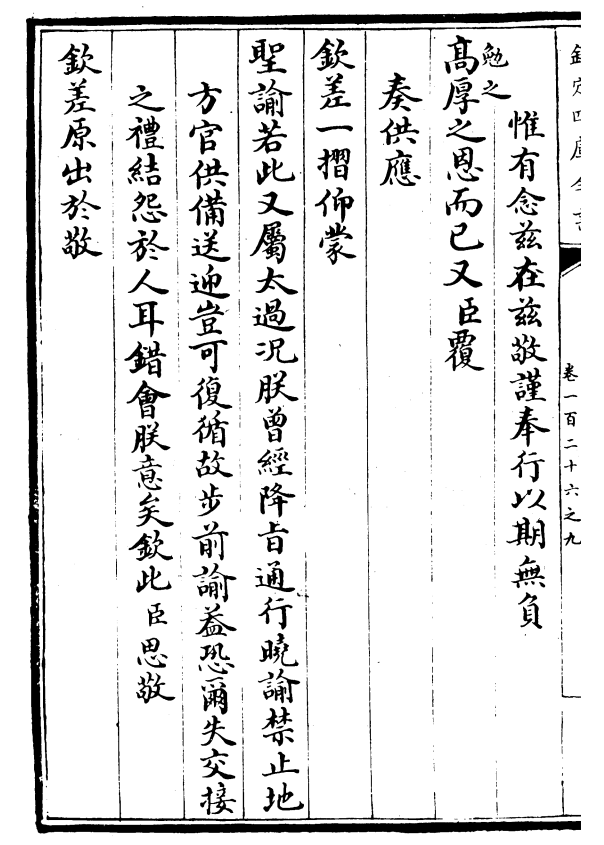
異數也臣惟有益自奮勉痛加濯磨以仰副我

皇上知過之隆恩於萬一耳又臣覆好

奏上蔡縣水利一事欽奉
諭旨溝洫最爲要務必使通流無阻方與隴畝有濟如
民力有所未逮則官爲疏濬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應
動正項錢糧募工興舉其計度周詳先密奏以聞候
朕裁定凡屬一勞永逸之事勿惜目前小費或在可
行可止之間者切須審察妥確若實無益於地方而
徒爲胥小營利之舉則不可也欽此仰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軫念民生勤求備至業已無利不興

無政不修矣而又以溝洫要務慮民力未逮
諭令動用正項錢糧募工興舉大哉
王言臣敢不竭誠仰體悉心確查如果有益於民生以
及一勞永逸之事臣謹當計度周詳繕摺密
奏以副
聖懷又臣霞是
奏美愈求美精益求精之
聖訓欽奉

諭旨能遵朕訓行而有效方見凜奉之誠感激之切也欽此伏念臣以庸材謬膺重任幸蒙聖主宏慈時刻教導臣每奉聖訓莫不凜惕氷淵黽勉學習是臣之得以幸免隕越者皆皇上平日教誨之深恩而皇上今日之所以教臣訓臣者復係臣終身之至寶臣



惟有念茲在茲敬謹奉行以期無負

勉之

高厚之恩而已又臣覆

奏供應

欽差一摺仰蒙

聖諭若此又屬太過況朕曾經降旨通行曉諭禁止地方官供備送迎豈可復循故步前諭盇恐爾失交接之禮結怨於人耳錯會朕意矣欽此臣思敬

欽差原出於敬

皇上不敢不於前途灑掃旅店備送下程然俱係臣另委閒員前往料理並不敢故違

雖然何能事事得實心遵奉之人絲毫不擾地方

聖諭委令地方供備迎送且各

欽差多有不令預備者臣即不敢再備又蒙

聖訓盡禮而已毋須過厚欽此嗣後凡

欽差來豫臣謹當恪遵

諭旨如禮備送不敢過厚也又蒙

聖訓儀文究不可省他人未必諒汝心也欽此臣性本

庸愚亦復粗率每見人從前辭過即不再送然在

臣以為涉套者在他人則豈能量臣之心乃不謂

強而不受者乃真辭之人也於此亦可驗其誠偽君臣

皇上曲體人情無微不照於日理萬幾之暇憐臣念臣

丈子間惟貴崇實此外交接酬酢之道虛儀安能盡廢

諄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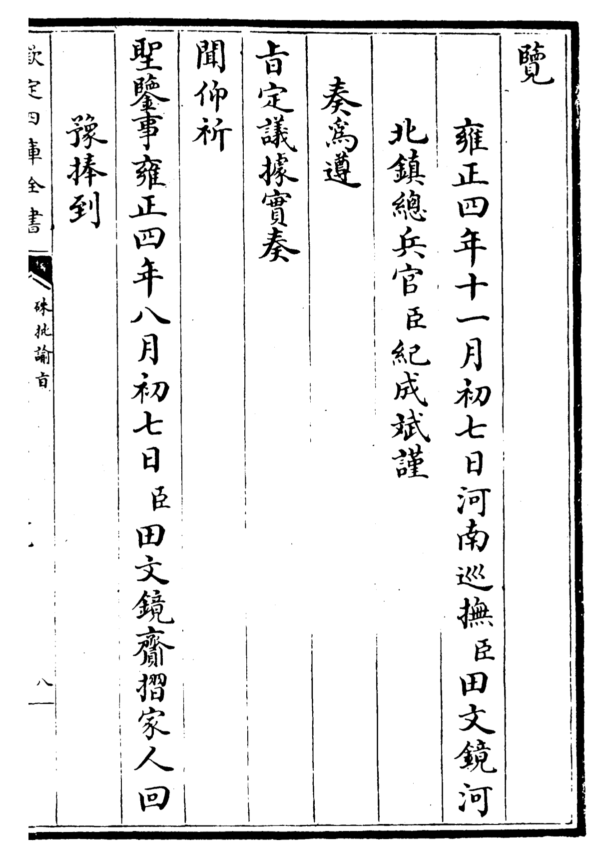
耶

教導至此極詳極細臣雖生生世世誓作犬馬亦難圖

報惟有銘諸寸衷竭盡駑駘而已所有奉到原摺

合併恭繳謹

奏



覽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河

北鎮總兵官臣紀成斌謹

奏爲遵

旨定議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八月初七日臣田文鏡齎摺家人回

豫捧到

皇上硃批條奏少室山一事欽奉
諭旨知縣馬樸條奏此一事可與鎮臣商酌定議奏聞
欽此臣隨知會河北鎮臣紀成斌彼此確查商酌
定議茲臣等伏查少室一山孤懸登封縣境內並
無別山聯屬山之東西南三面無路可登惟北面
向少林寺雖有小徑一條而山勢嶙峋未易攀躋
山上亦無平衍之地可耕可屋山溝亦無積水之
處可汲可灌無茂林深澗可以藏姦無層巒疊嶂

可以儲蓄從來平靜無庸防備此少室山之情形也再查此山由少林寺東行北至䓁嶺口路通山陜湖廣東南離縣治二十里中有郭店村去䓁嶺口八里距少室山五里實係適中之處臣等請於此處照例建立墩臺一座營房七間馬棚一間撥馬兵二名步兵三名攜帶家口居住稽察往來行人足資防禦若增設官弁帶兵駐防不但建營於無用之地毫無裨補而且附山居民向安耕鑿者

未免驚擾但臣等愚昧管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指示遵行緣欽奉

聖諭商酌定議奏聞事理臣等謹會同定議合詞覆

奏爲此謹

奏

所議是馬樸條陳朕原不深以爲然大都書生不達時勢因少林僧人向多操習技勇之傳聞遂乃敷衍此一奏耳若據現在情形而論即墩臺亦可不必建設爾等

其再加酌量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奉

命來豫之侍衛才有可用仰懇

聖恩逾格補授以收得人之效事竊臣伏查雍正三年

二月初七日接准部咨內開將舊有進士千總侍

衛內擬取三十七人引

見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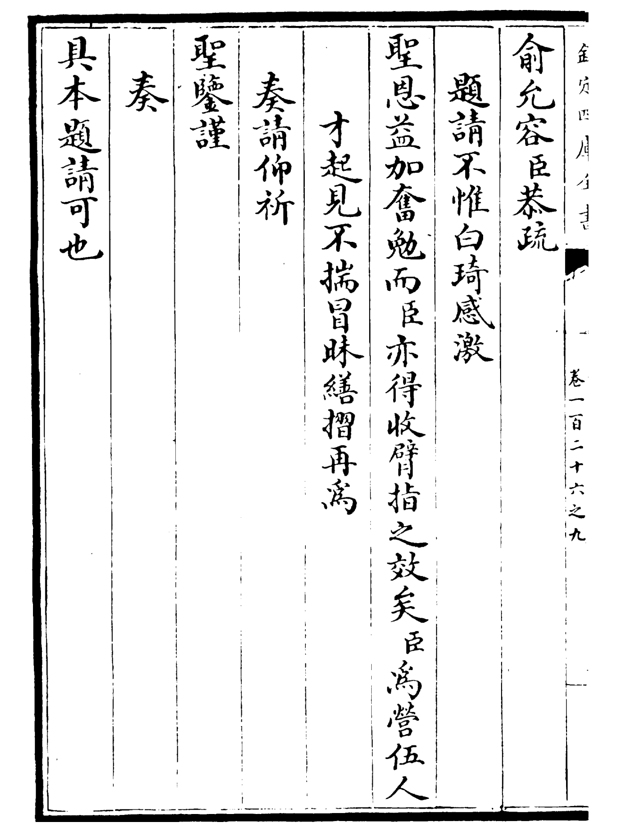
旨此三十七人內甚好者二十七人等因欽此嗣奉
命來豫酌量試用之三等侍衛白琦係在二十七人之
內臣於雍正三年六月初十日因臣標右營守備
缺出經臣繕摺
奏請奉有
硃批諭旨欽此欽遵何敢再爲瀆
奏但臣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凡文武大小屬員無時無刻

莫不留心教導加意體察臣見白琦年力壯健舉動便捷自到豫以來極知勉勵隨操學習弓馬比前更進臣常差委該員巡查堤工採訪民情土俗奔走勤謹實心効力委屬可用之員今據臣標左營守備金朝進因患痰症步履維艱具詳到臣經

臣另疏

題請乞休在案所遺守備員缺仰懇

皇上逾格天恩准將白琦補授如蒙



俞允容臣恭疏

題請不惟白琦感激

聖恩益加奮勉而臣亦得收臂指之效矣臣爲營伍人

才起見不揣冒昧繕摺再爲

奏請仰祈

聖鑒謹

奏

具本題請可也

同日又

奏爲屢蒙

聖訓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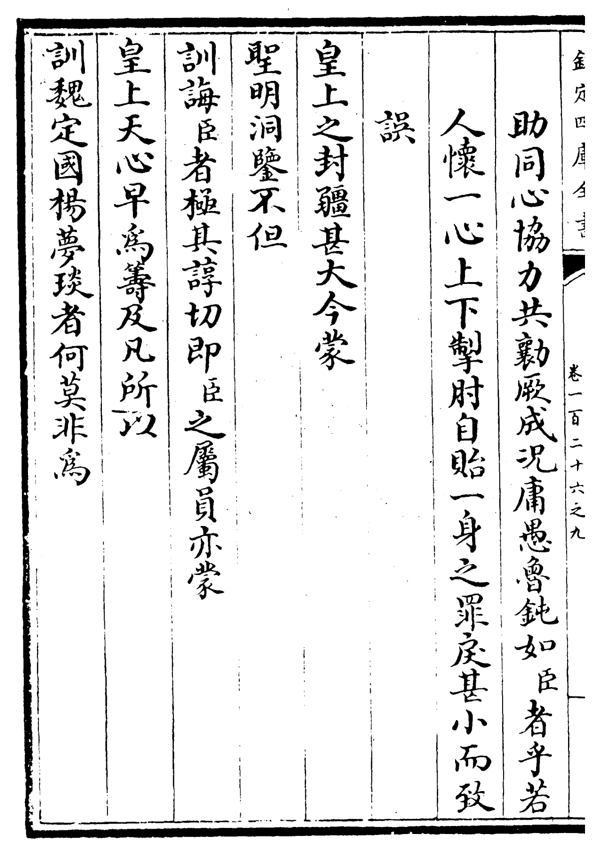
天恩事竊臣家人齎摺回豫臣跪讀

硃批諭旨此係必有之事朕早勘破小人衷曲已降旨

與福敏命其過豫時密諭魏定國楊夢琰矣欽此臣

伏念廵撫一官身任全省封疆事無巨細悉當料

理即有兼人才技莫不藉司道等屬員爲臂指之



助同心協力共勷厥成況庸愚魯鈍如臣者乎若
人懷一心上下掣肘自貽一身之罪戾甚小而致
誤
皇上之封疆甚大今蒙
聖明洞鑒不但
訓誨臣者極其諄切即臣之屬員亦蒙
皇上天心早為籌及凡所以
訓飭定國楊夢琰者何莫非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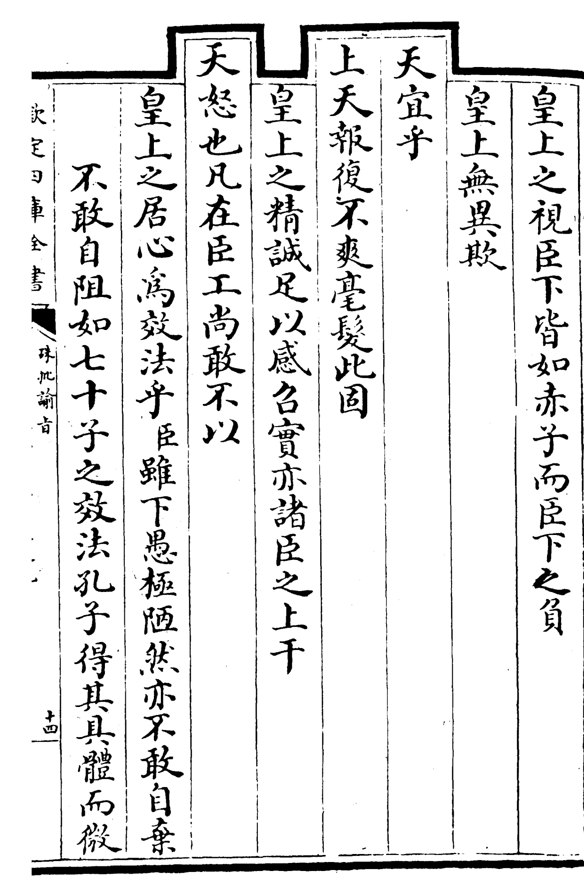
皇上之封疆計亦何莫非爲臣之一身計也又奉
硃批諭旨是即報朕之要道勉之欽此伏念臣受
恩深重銘刻五中欺之一字非惟不敢存之於心抑且
不忍萌之於念今蒙
皇上諄諄訓勉特將一字不敢欺五字
硃筆圈出臣更觸目警心益加惴惕若敢於
皇上之前稍萌欺心則覆載不容鬼神殛之矣又奉
硃批諭旨汝第坦然釋懷始終堅貞立志益勉公忠不

涉一毫欺罔自然得免愆咎汝不自陷他人其奈汝何朕生平從不負人人或負朕

上天默助必獲報復四年以來內外諸臣寧不共見斯亦朕一念赤衷所感諸臣俱當效法朕之居心即以斯內省不怍之念仰對

天地神明保汝無往而不亨吉也實為第一妙策欽此仰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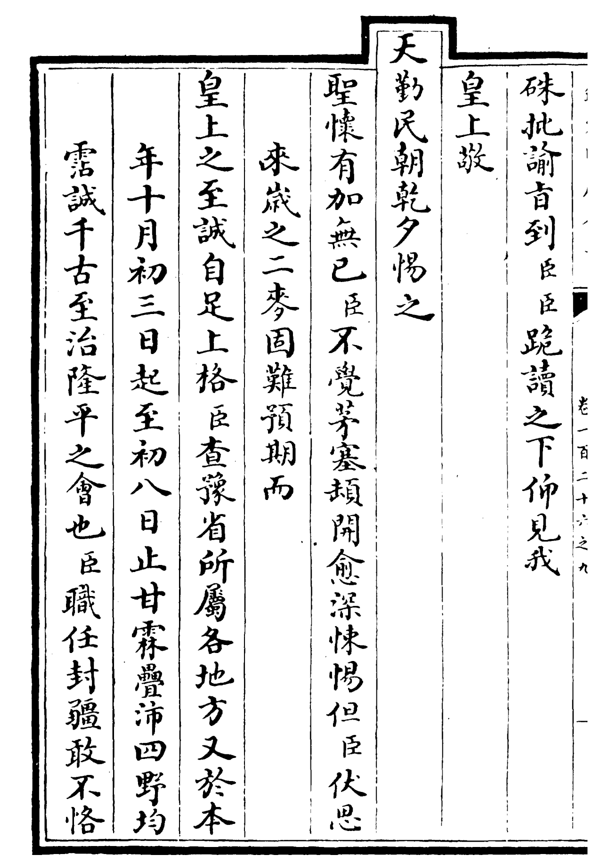
皇上聖心如青天白日又如水之平淨如鑑之光明



皇上之視臣下皆如赤子而臣下之負
皇上無異欺
天宜乎
上天報復不爽毫髮此固
皇上之精誠足以感召實亦諸臣之上干
天怒也凡在臣工尚敢不以
皇上之居心爲效法乎臣雖下愚極陋然亦不敢自棄
不敢自阻如七十子之效法孔子得其具體而微

亦不虛生盛世空遇
聖君
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前臣惟有竭盡血誠益加勉
勵以求絲毫無欺無負免致自陷於罪戾已耳所
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覆奏各條俱悉汝齎摺之人太覺頻數未免虚耗盤費
朕萬幾在御日不暇給亦苦紛煩汝既有敷陳自須批
答一往一来竟無寧息矣嗣後朕所降諭旨如有回覆
彚集一處附同奏請事件之摺齎呈朕覽殊為省便
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具
奏來歳二麥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到臣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敬

天勤民朝乾夕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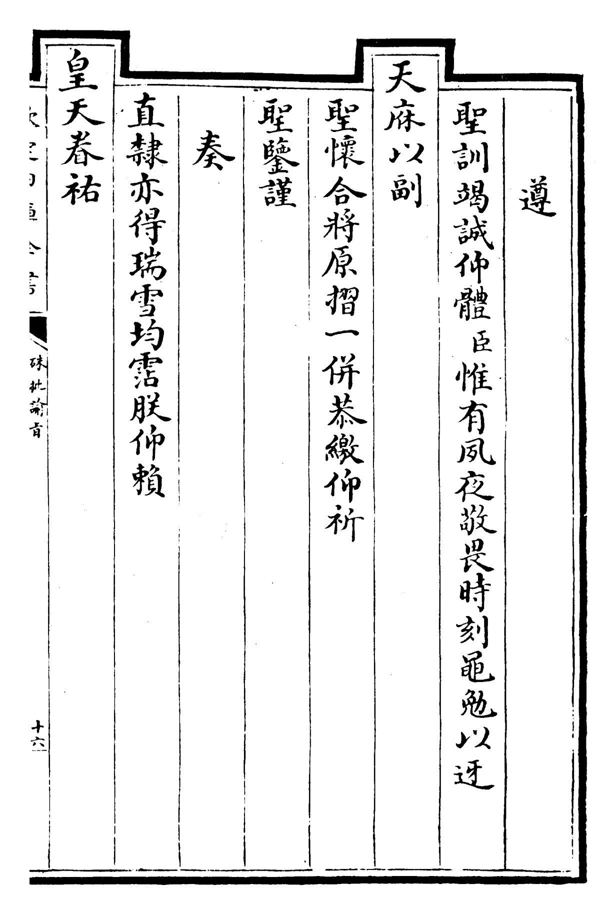
聖懷有加無已臣不覺茅塞頓開愈深悚惕但臣伏思

來歲之二麥固難預期而

皇上之至誠自足上格臣查豫省所屬各地方又於本

年十月初三日起至初八日止甘霖疊沛四野均

霑誠千古至治隆平之會也臣職任封疆敢不恪



遵

聖訓竭誠仰體臣惟有夙夜敬畏時刻黽勉以迓

天庥以副

聖懷合將原摺一併恭繳仰祈

聖鑒謹

奏

直隸亦得瑞雪均霑朕仰賴

皇天眷祐

聖祖垂庇自惟凜慎修省求寡悔尤而已曷敢倚恃聰明
才智以駕馭天下實乃朕之本心也爾等封疆大臣當
效法朕之誠敬

同日又

奏為荷蒙
聖訓恭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竊臣家人齋回臣霞

奏張球一摺欽奉

聖訓諄諄臣捧接跪誦不勝哽咽莫知所以伏念臣蒙

皇上隆恩至深至渥雖不敢因張球之事竟致昏迷失

措貽誤封疆然為一種愧悔之私終難自釋今蒙

聖諭何必乃爾此等舉止俱係無能為景象凡有錯誤

愧悔總屬徒然自懲自戒改之為貴欽此臣敢不深

自懲戒痛加悛改以副

聖懷又蒙

諭旨過矣朕中心實不罪汝也經此一番洵非無益當
篤信朕前摺所批增益識見用人妙術之旨欽此臣
伏思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而知人善任誠為千古帝王
所未及臣自問心思耳目雖黽勉學習亦所不能
然既經此一番復荷
是極非十分忠誠人信不及此爾之識見大進必蒙
聖恩錫以寬典又焉敢不篤信凜惕奉為章程以長愚
神明見佑矣朕實代為慶幸
臣之識以廣愚臣之見也又蒙

聖諭經歷如是境遇正乃
上天所以玉成汝也無須憤鬱即如年羮堯一人增朕無
限見解夫闔省之廣屬員之衆焉得人人不謬事事
無舛惟貴方寸内所秉忠正耳舉凡類斯波累之咎
朕悉予原恕汝其寛懷自處勉之欽此但臣清夜環
思自以為生當
盛世幸沐
聖人之教得邀

聖眷之隆毋論臣之一身固當兢兢業業力求其是即通省官民何一不當竭力整頓使之盡皆革面革心蒸蒸向化然而
皇上之聰明睿知由於
天縱雖極四海臣民之衆莫不洞察其隱故當年羹堯未敗之先已早荷
聖明洞鑒不謂庸劣如臣止此拊循一省又時與屬員接見而終被張球所欺此臣所以問心自疚而無
臣細總屬一理耳

一刻之敢於自安者也今蒙
皇上逾格天恩不惟宥臣以莫大之罪而幷
諭臣以寬懷
勉臣以悛改似此浩蕩
隆恩豈臣此生此世所能仰報於萬一乎臣惟有夙夜
加勉時刻冰兢以期無負我
皇上諄切垂誡之
聖意於靡盡耳又臣霞

奏管河道員一摺欽奉

諭旨知道了朕正在搜訪如得有勝任之人即行補授

倘一時竟不得人俟二員到京引見後再定欽此仰

見我

皇上求賢若渴而用人如不得已之

聖心復時廑於宵衣旰食之中則是河道一缺自必補

放得人以資防禦再臣伏查開封府下南河同知

劉永錫已經副河臣嵇曾筠給咨歸德府知府祝

兆鵬已於本年十月初七日經臣給咨俱各赴部

引

見合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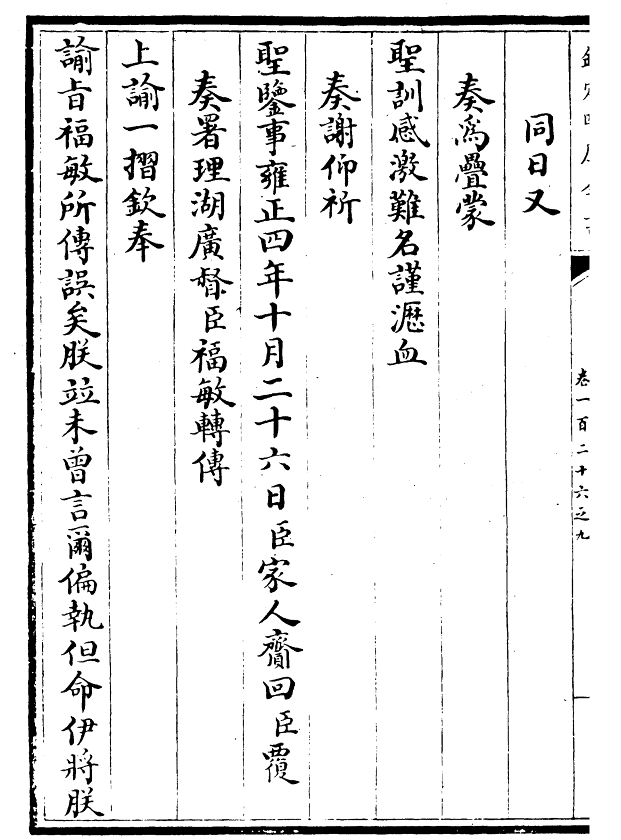
奏明謹

奏

祝兆鵬好但恐其聰明自用劉永錫服勞奔走之員耳

乃小材器然較二人之居心似乎劉永錫平易若能涵

養氣度將來亦儘堪驅策



同日又

奏為疊蒙

聖訓感激難名謹瀝血

奏謝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臣家人齎回臣覆

奏署理湖廣督臣福敏轉傳

上諭一摺欽奉

諭旨福敏所傳誤矣朕竝未曾言爾偏執但命伊將朕

所以嘉奬之意所以恩寵之故面諭爾知併降訓旨與楊夢琰等葢因楊夢琰原係福敏法海所薦舉之人才具頗屬優長去年春閒李紱曾於朕前奏稱楊夢琰必不得田文鏡之歡心等語或恐其於中播弄致爾共事屬員懷疑掣肘預先道破不令若輩得以施其伎倆耳今覯福敏傳旨光景殊大失朕意總之爾第坦懷勿慮自信果是蒙朕許可遂守而弗失偶或不是遵朕教誨復從而悛改則更無不是處矣最

要者始終如一不隨境而遷方為大丈夫之操履朕不輕易許人爾之秉心立行實有可取非同泛泛即照此加勉為之自永遠叨承眷顧也欽此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涕零失聲哽咽伏念臣稟性庸愚才

復陋劣荷蒙

聖主天恩畀以封疆重任寸長莫展毫無報效屢蒙

殊恩嘉獎臣實惶悚乃復蒙

皇上特命署湖廣督臣福敏諭知并恐有人從中播弄

令臣共事屬員懷疑掣肘預先道破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臣思人臣事
君全憑此心雖任有大小職有崇卑而一點敬
君愛
君不敢欺
君之心當無不具總之此心惟知有
君則凡事悉秉至公無人不可以共事若一存私念即在在生疑事事掣肘不論何人鮮克有濟矣臣雖

此段議論簡明當理殊屬可嘉諒汝係由中而發豈泛泛浮詞可比勉之勉之

至愚未曾讀書然惟知天下之人志秉公忠心向

皇上者即是同心合意之人非若他人除同年故舊之

外即視為異已如李紱者楊夢琰尚未到任尚未

與臣同辦一事即臣與李紱亦未曾謀面臣實未

解李紱何所見而即知楊夢琰必不得臣之歡心

豈以臣為不公不忠之小人而楊夢琰為剛方正

直之君子方底圓蓋不相投合耶不過恐臣日後

糾叅楊夢琰特為預留地步可謂巧於護庇矣臣

查糧道楊夢琰係辛丑科進士雖爲李紱門生然其居官存心與其師大不相同極知感激

聖恩亟思圖報辦事勤謹操守清廉人亦爽直並無私詐但性氣近於浮躁律例多有未諳往往舉動輕率凡事任意且馭下無知人之明聽言無酌理之見一味猜疑反致拘礙臣每於接見司道之時遂事面加訓飭至再至三令其改變倘肯服善自加勉勵久而久之或可去其偏而化其短斷無與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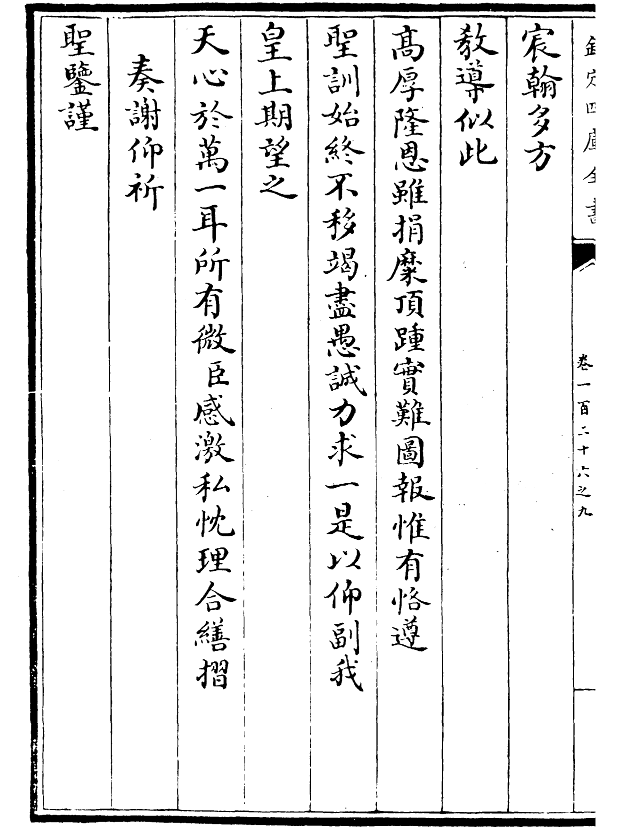
有不合之處此尚在無庸計慮者所慮者豫省漕糧除近水次州縣徵收本色外其不近水次州縣題定折徵銀兩令糧道臨時採買每年辦運之時多有才行囤户故高其價以圖厚利而其間即有不肖書役串通説合舞弊分肥兼之旗丁之頑劣水手之作奸則又在糧道為之因地制宜相機行事庶可依限抵通上不致有誤

天庾下不致貽累官民彼拘方謹守之人恐難勝任且

糧道與臣同在省城諸事俱可商酌而行即有不合處臣亦可以面相考訂今赴衛辦漕與臣隔遠臣所以不得不為楊夢琰緦緦過慮者也至於臣之仰沐

聖恩至深極渥每思圖報無由故凡居官行政莫不兢兢業業凛惕冰淵即至境遇紛乘之會亦不敢將求是之心稍有還易乃蒙

皇上親灑



宸翰多方
教導似此
高厚隆恩雖捐糜頂踵實難圖報惟有恪遵
聖訓始終不移竭盡愚誠力求一是以仰副我
皇上期望之
天心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此奏通透之至知道了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恭報瑞雪以慰

聖懷事竊查豫省所屬各地方於雍正四年十一月十

三十四十五等日同雲密布瑞雪繽紛臣隨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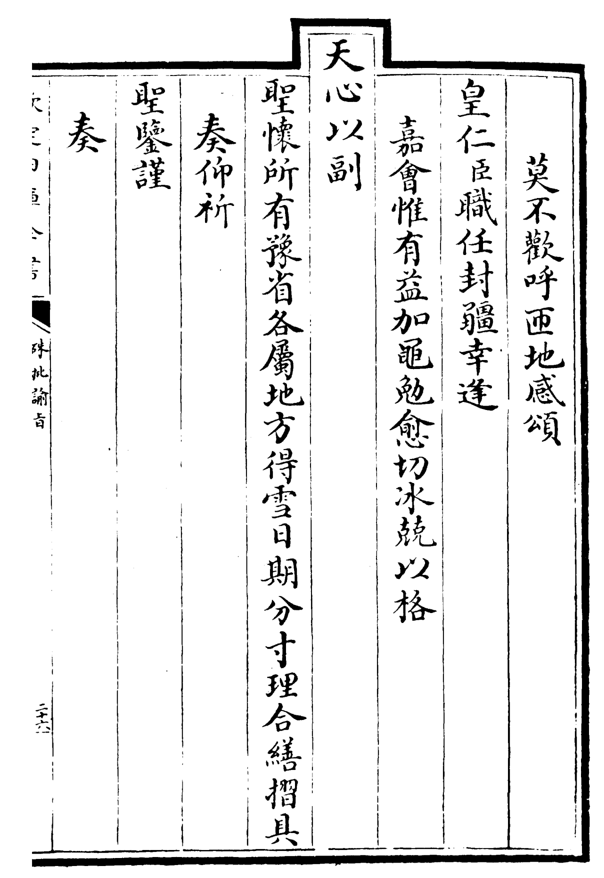
四路確查十一月二十六日據回差稟稱開封歸

德衛輝彰德懷慶河南六府所屬暨陳許禹鄭陜

五州併所屬各縣積地自二三寸起至四五寸不等南陽汝寧二府所屬汝光二州併所屬各縣積地自七八寸起至一尺不等臣正在繕摺具

奏間據各州縣陸續報稱仰賴

聖主福庇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酉時起至二十九暨十二月初一初二等日復得瑞雪自五六寸起至一尺一二寸不等通省普被四野均沾地土滋潤麥根深固將見豐年預兆大有可書士農工賈



莫不歡呼匝地感頌

皇仁臣職任封疆幸逢

嘉會惟有益加黽勉愈切冰兢以格

天心以副

聖懷所有豫省各屬地方得雪日期分寸理合繕摺具

奏仰祈

聖鑒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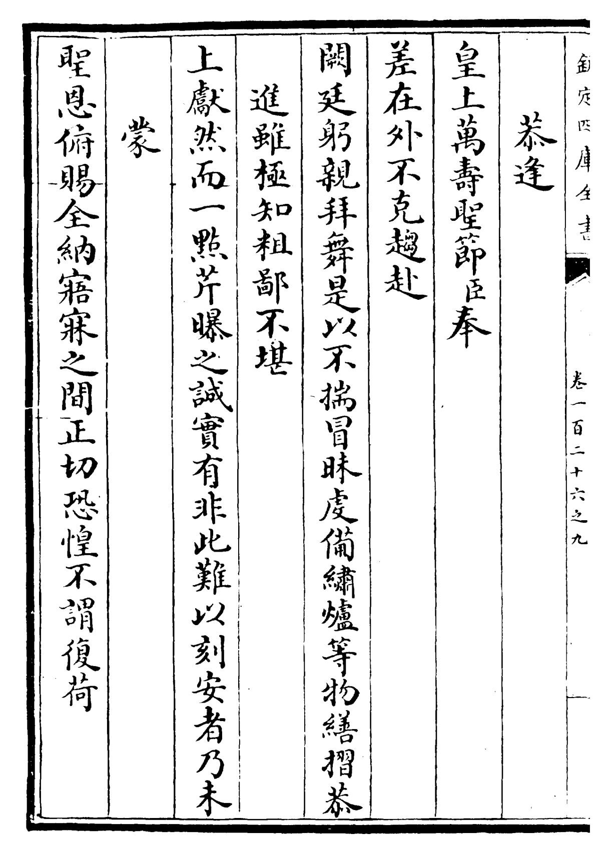
奏

此番應時之雪實屬浩蕩

天恩稀逢瑞兆且所被甚廣朕惟以手加額於欣慶之下復倍加敬慎感戴耳直隸八府普皆積地盈尺而山左山右所報大略相同塞外近邊一帶向來最處雪大今所積不過五六寸反不及内地之厚因此朕甚慰悦兹接閲爾奏知豫省亦復如是優渥霑足則朕之喜更當何似耶我君臣益當自警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臣齊摺家人回豫
捧到
皇上賜臣繡爐一座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臣一介庸材毫無知識仰沐
皇上高厚之恩每自思維感深刻骨本年十月三十日



恭逢

皇上萬壽聖節臣奉

差在外不克趨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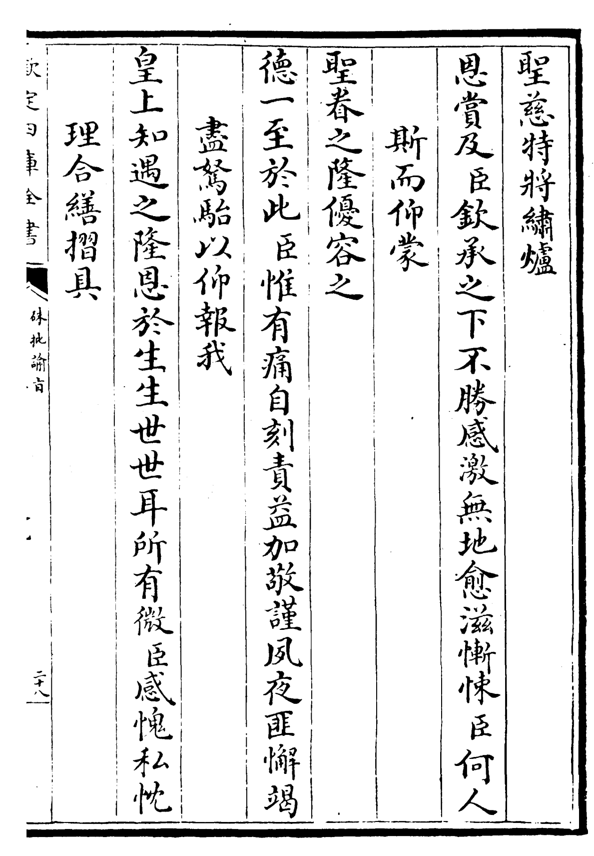
闕廷躬親拜舞是以不揣冒昧虔備繡爐等物繕摺恭

進雖極知粗鄙不堪

上獻然而一點芹曝之誠實有非此難以刻安者乃未

蒙

聖恩俯賜全納寤寐之間正切恐惶不謂復荷



聖慈特將繡爐
恩賞及臣欽承之下不勝感激無地愈滋慚悚臣何人
斯而仰蒙
聖眷之隆優容之
德一至於此臣惟有痛自刻責益加敬謹夙夜匪懈竭
盡駑駘以仰報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生生世世耳所有微臣感愧私忱
理合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謹

奏

好勉之朕設身處地代爾思維即原係不肯勉勵之人當此際遇亦不得不加勉矣誠乃

上蒼造就洪慈若似乎有意驅而納諸賢臣良吏之中又畀爾以欲罷不能之勢爾真何幸而遭逢若斯耶敬之毋忽

同日又

奏為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會同河北鎮臣紀成斌覆

奏少室山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等伏查少室一山並無險要從來平靜況

附近居民向安耕鑿一旦設立營汛非徒無益恐

致反生疑畏但既經條奏似亦安益求安之意故

臣等

奏請建立墩房以資防禦乃不謂

皇上深居

九重之中而此山情形已無微之不照除一面知會鎮

臣紀成斌外臣復再三酌量誠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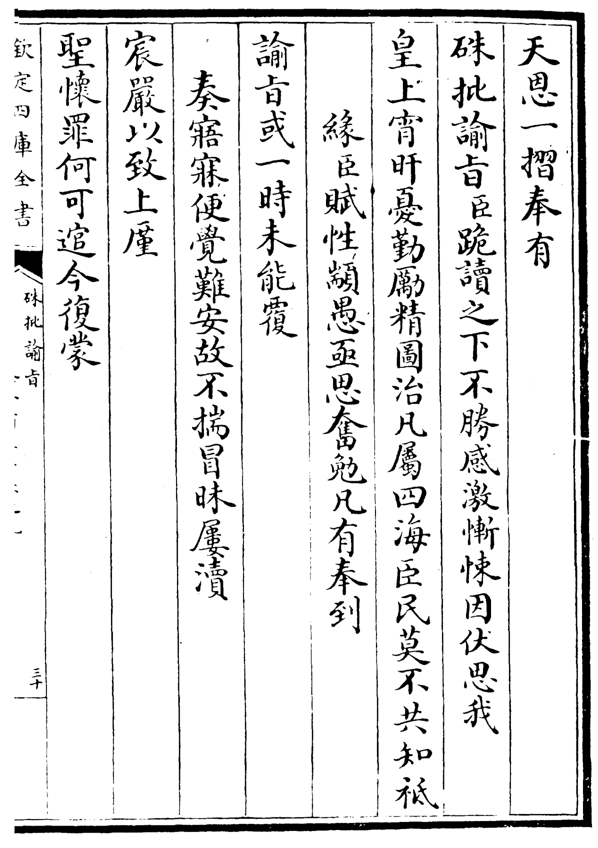
聖諭若據現在情形而論即此墩臺亦可不必建設再

即操習技勇之傳聞亦係昔年事耳今未必然

臣查少林僧人雖多操習技勇然俱各循分自守

從無生事之處合併覆

奏又臣恭謝



天恩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慚悚因伏思我

皇上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凡屬四海臣民莫不共知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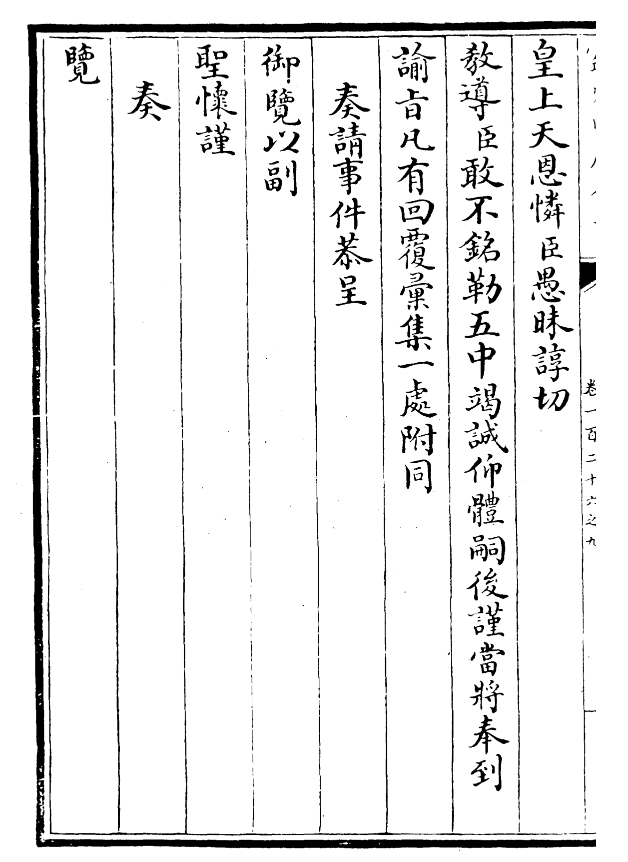
緣臣賦性顓愚亟思奮勉凡有奉到

諭旨或一時未能覆

奏寤寐便覺難安故不揣冒昧屢瀆

宸嚴以致上厪

聖懷罪何可逭今復蒙



皇上天恩憐臣愚昧諄切

教導臣敢不銘勒五中竭誠仰體嗣後謹當將奉到

諭旨凡有回覆彙集一處附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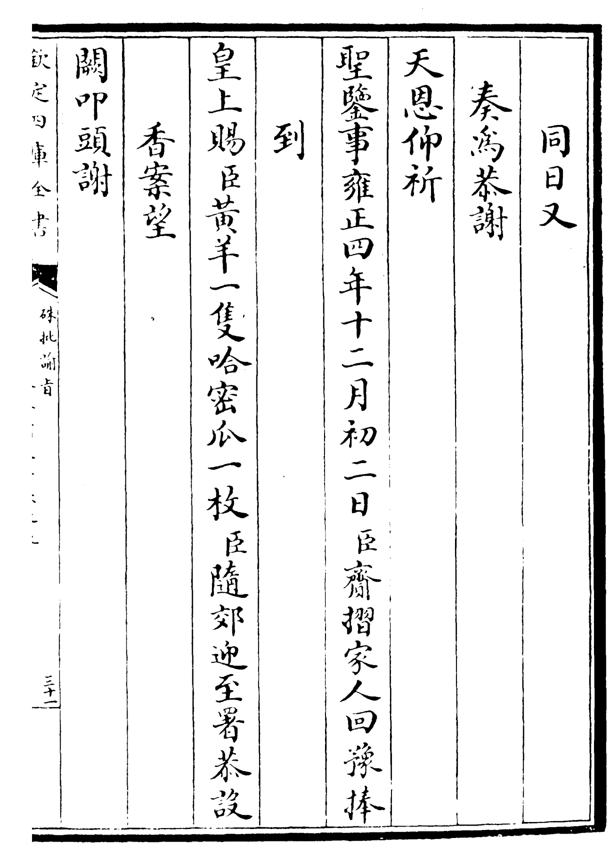
奏請事件恭呈

御覽以副

聖懷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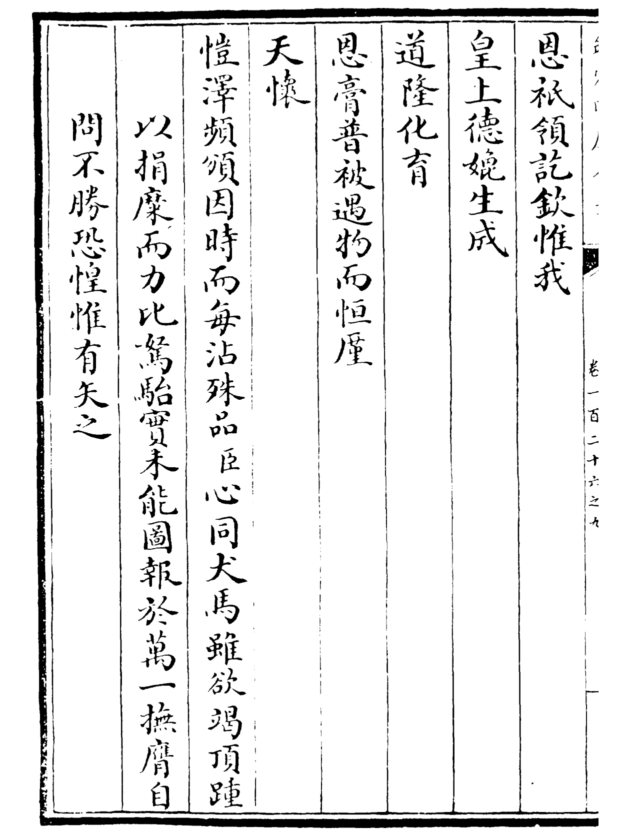
聖鑒事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臣齊摺家人回豫捧

到

皇上賜臣黄羊一隻哈密瓜一枚臣隨郊迎至署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媲生成

道隆化育

恩膏普被遇物而恒厘

天懷

愷澤頻頒因時而每沾殊品臣心同犬馬雖欲竭頂踵

以捐糜而力比駑駘實未能圖報於萬一撫膺自

問不勝恐惶惟有矢之

天地盟諸幽獨自始至終不欺不苟以無負我
皇上知遇之隆恩於靡盡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
繕摺
奏謝仰祈
聖鑒謹
奏
朕待爾恩遇之隆不在些須食物間也奚庸於此言謝
且非止施惠於爾一人之身葢欲施惠於中州闔省蒼

生也其仰副朕意毋違毋負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恭報瑞雪仰祈

聖鑒事竊查豫省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八二十九及十二月初一初二等日連次得雪俱

經臣恭摺奏

聞今於十二月十六日夜又得瑞雪積厚二三寸至五六寸不等是夜無風更得均匀十七日早即晴明

開朗太陽一照光焰輝騰中州黎庶共樂昇平景
象咸稱十餘年來未見此連朝瑞雪預兆豐年歡
呼載道又據各屬報稱是夜之雪遍地普被四野
均沾涵濡土脈極其優渥此皆我
皇上聖德日躋昭格
天心是以
天眷極隆捷如影響臣幸際
昌期惟有益加勉勵勤修厥職以仰副

皇上諄諄訓誨

天恩所有豫省各屬地方復得瑞雪日期分寸理合繕

摺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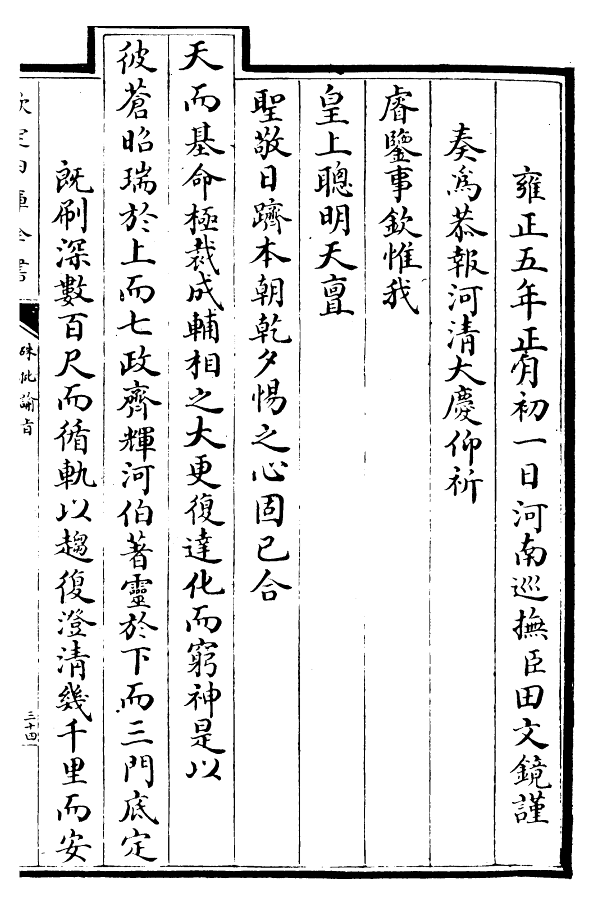
奏仰祈

聖鑒謹

奏

據奏十六日續得瑞雪欣悅覽之是

天恩又偏渥於爾豫省矣



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恭報河清大慶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聰明天亶

聖敬日躋本朝乾夕惕之心固已合

天而基命極裁成輔相之大更復逹化而窮神是以

彼蒼昭瑞於上而七政齊輝河伯著靈於下而三門底定

既刷深數百尺而循軌以趨復澄清幾千里而安

瀾共慶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自衛輝府兑漕事畢回署由祥符縣之柳園口渡河親見浮冰開凍之處微覺清澈不似往日濁流心以為異不敢冒昧隨委員分路上下查看西至陜西交界東至江南交界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據各管河同知申報豫省黄河上自陜州下至虞城縣一千餘里自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漸漸澄清至十六十七等日竟與湖淀清水無異又於十二月二

十九日據河道祝兆鵬具報到臣臣不勝踴躍歡

忭竊以爲

大聖人在上

天特降此異數嘉祥臣何幸而恭逢斯

盛緣報到之時已經封印臣謹先繕摺具

奏容臣開印即恭疏具

題慶賀

皇上天庥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河清之語耳則熟聞而目未經見葢誠屬稀逢之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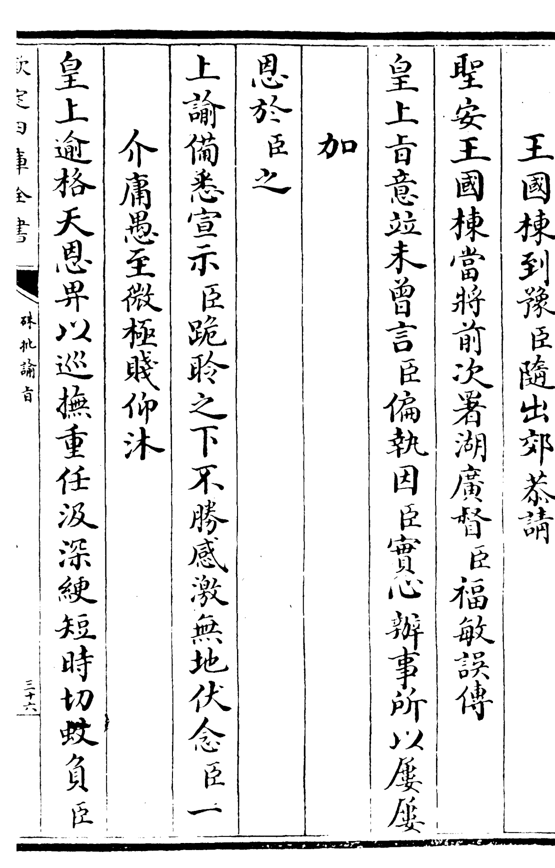
朕際此嘉徵愈增敬畏於在廷諸王大臣慶賀表内已

降有諭旨行當布聞於汝兹不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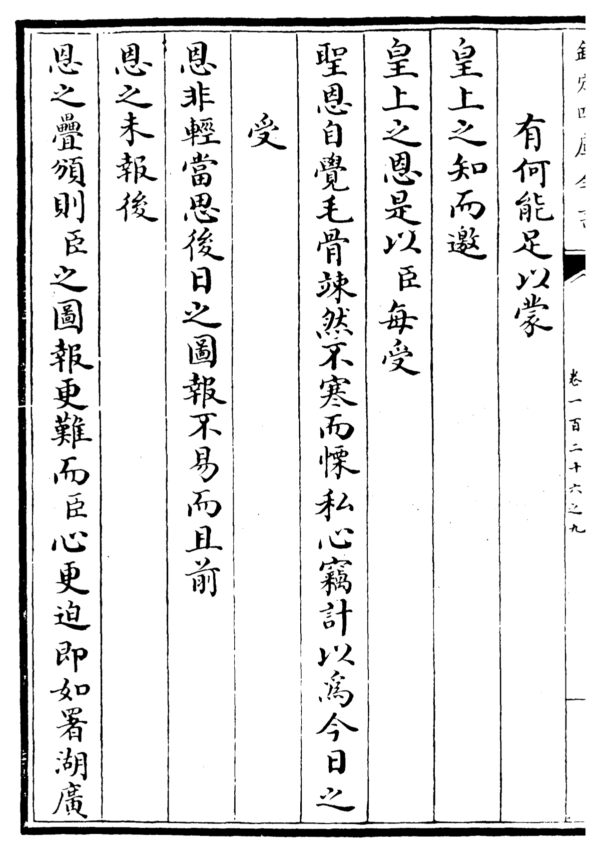
雍正五年正月初七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浙江觀風整俗使臣



王國棟到豫臣隨出郊恭請
聖安王國棟當將前次署湖廣督臣福敏誤傳
皇上旨意竝未曾言臣偏執因臣實心辦事所以屢屢
加
恩於臣之
上諭備悉宣示臣跪聆之下不勝感激無地伏念臣一
介庸愚至微極賤仰沐
皇上逾格天恩畀以巡撫重任汲深綆短時切歕負臣



有何能足以蒙
皇上之知而邀
皇上之恩是以臣每受
聖恩自覺毛骨竦然不寒而慄私心竊計以為今日之
受
恩非輕當思後日之圖報不易而且前
恩之未報後
恩之疊頒則臣之圖報更難而臣心更迫即如署湖廣

督臣福敏所傳

諭旨雖有錯誤既蒙

皇上硃批諭臣又蒙

皇上特命王國棟於稠人廣衆之中明

諭其誤不但臣一人感激

天恩即豫省大小臣工共聽共聞莫不稱頌

皇上聖明精詳周備至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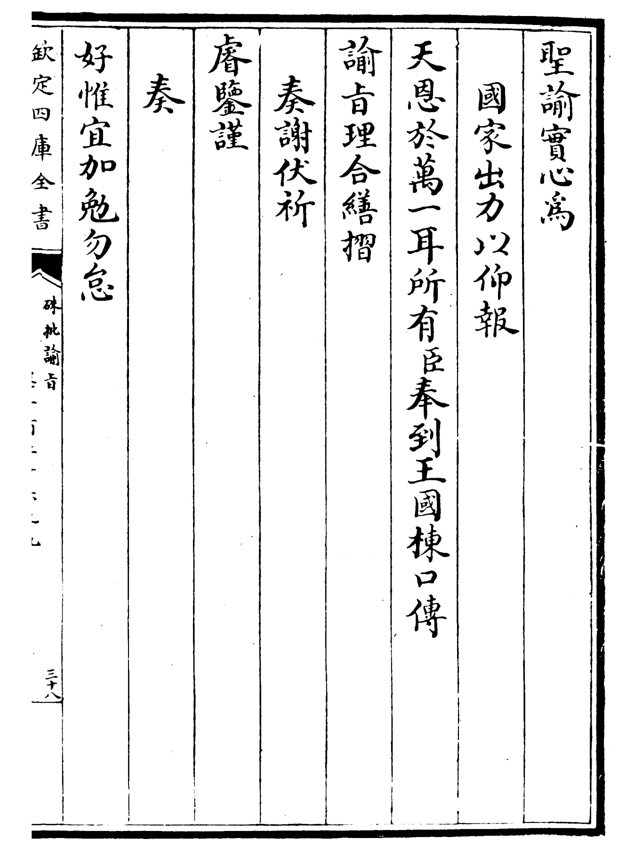
聖諭一切毁譽之口分毫不能操奪臣竊以為臣子居

心有純不純之分辨事即有力不力之辨如居心不純則根本紛錯及至臨事非過於剛愎而失之粗浮即過於柔懦而多所瞻顧矣此其心惟知

皇上操生殺予奪之大權而可畏而不知

皇上稟至聖至神之聰明而不可欺彼悠悠毀譽之口安能搖奪哉臣何幸而遭逢

堯舜得以明目張膽毫無顧忌而行臣心之所欲行殫臣心之所欲殫也臣惟有仰遵



聖諭實心為
國家出力以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所有臣奉到王國棟口傳
諭旨理合繕摺
奏謝伏祈
睿鑒謹
奏
好惟宜加勉勿怠

同日又

奏為恭懇

天恩准留巡察以資政治事竊照豫省地方幅員遼濶

臣駐劄省城耳目難周荷蒙

皇上特設巡察官周流查察所屬府州縣不敢不力行

保甲修葺墩舖即營汛官兵亦知警惕協力防護

至於驛站夫馬亦復膘壯足數不敢虛糜與臣之

在省遙制者不同實有益於地方且更有以補臣

之不逮伏查巡察户科給事中臣張元懷一清如水辦事實勤所到之處吏畏民懷似此清廉勤慎之員委屬難得今當一年期滿臣不揣冒昧可否將張元懷仍留豫省再巡一年仰請

聖裁如蒙

俞允臣查各州縣每處民壯五十名給與工食使之學習長鎗鳥鎗弓箭以資捍禦巡防實與保甲捕務相為表裏應請歸巡察官就近調試技勇考其勤

惰再大路兩旁所栽樹木誠恐地方官奉行不力以致枯活不齊巡察往來經由必及亦應請歸巡察官順便查驗以上二事如查有苟且塞責有名無實者許巡察官與臣會疏題參可否容臣題請伏候

皇上諭示遵行抑臣更有請者巡察一官各處行走棠

皇上恩給夫馬口糧之外實無絲毫出息清苦異常更

兼家口在籍恐不無内顧之心仰懇

皇上天恩可否每年在司庫耗羡銀内動支銀八百兩

賞給巡察官以爲伊冬夏衣裝并𠰅養家口之需臣未

敢擅便并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是即照此具疏題請既與以養廉則當令其敷用

滿足千金可也

同日又

奏為恭請復設河北道員仰祈

睿鑒事竊臣伏查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向設守道一員於康熙六年奉裁九年復設又於二十五年前撫臣王日藻請裁部覆奉

旨依議在案臣查河北三府共轄二十三縣幅員甚廣與直隸山東山西三省接壤雖係內地但臣與兩司各道俱駐劄河南中隔黃河鞭長莫及一切倉庫

錢糧與夫吏治民生全頼知府督率而知府無道
員統轄則勤惰亦得以自由且河北大堤延袤數
百餘里河道駐劄省城一至汛水漲發南北奔馳
呼應不及近又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將小丹河百泉洹河等水修築疏
通以濟漕澤民必得一大員兼轄料理方與地方
有益應請復設河北守道一員統轄三府地方稽
察吏治并責巡防仍照管河道之例加以兵備職

衛將河北一帶堤工埽壩廳汛各官河兵堡夫分與該道就近督率修防小丹等水利一并令其巡查此外再有零星小泉可以達衛濟漕者俱令斟酌疏通彙流入衛以濟漕運毋致淤塞并稽察民間截流盜水之弊抑臣再有請者臣查衛輝府屬之胙城縣地方窄狹錢糧止有一萬三千餘兩事亦稀少離延津縣僅三十五里臣請將胙城縣裁并延津縣管轄每歲科取文生各八名歲考取武

生八名廩缺二十名每科歲貢生一名仍准其歸
附延津縣學照常考取應銷鹽引亦歸延津縣督
銷均免裁去縣既裁併則知縣教職典史之官俸
役食即可移作復設守道俸工則是官役俸工無
庸另動正項錢糧矣其守道養廉伏乞
皇上天恩將胙城縣知縣養廉增照各道支領之數
恩賞支領至於守道駐劄衙門 臣查臨河適中之地莫
過於武陟縣與沁河小丹河逼近查有副總河嵇

曾筠原駐衙門今副河臣嵇曾筠移駐陳橋現今

閒空則是衙署亦無庸蓋造矣似此一轉移間河

北三府地方得一大員料理不但臣得資臂指之

助而汛水長發之時濟渡維艱之際亦不致河道

分身不及均沐

天恩於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諭示容臣會同總河臣齊蘇勒副河臣嵇曾筠另

疏

題請

敕部議覆施行爲此謹

奏

復設道員之議甚屬有益地方會疏具題可也養廉一項究非俸薪之比毋得敘入本内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爲恭報春雨春雪仰祈

睿鑒事竊查豫省自雍正四年十一十二兩月之内四

次得有瑞雪俱皆積厚普遍經臣節次奏

聞今又於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九日春氣融和蒸成膏

雨自酉時得雨起優渥霑足至三十日丑時轉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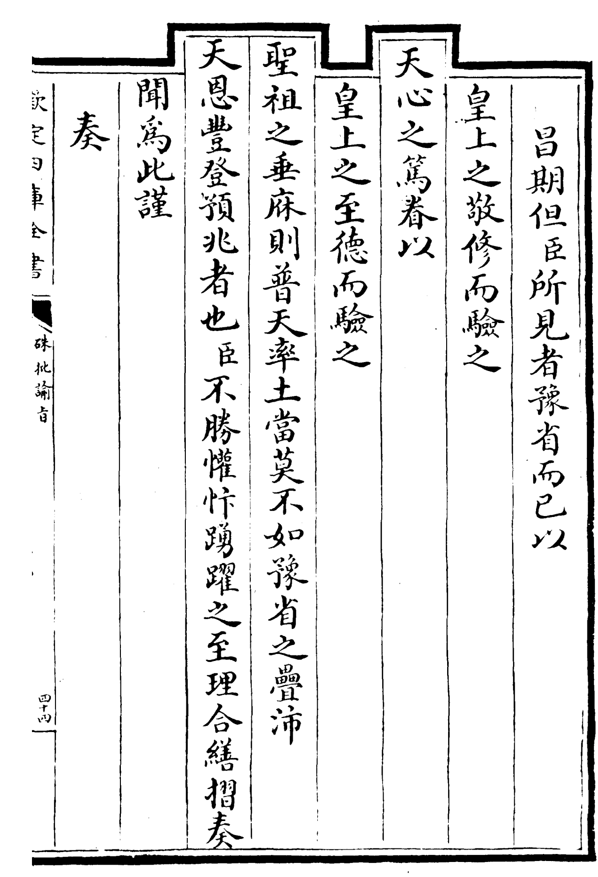
成雪下至二月初一日寅時始晴積厚一尺至一

尺四五寸不等據各屬具報到臣通省均霑高下

普被黄童白叟共慶豐年巷舞衢歌咸蒙

聖德臣欣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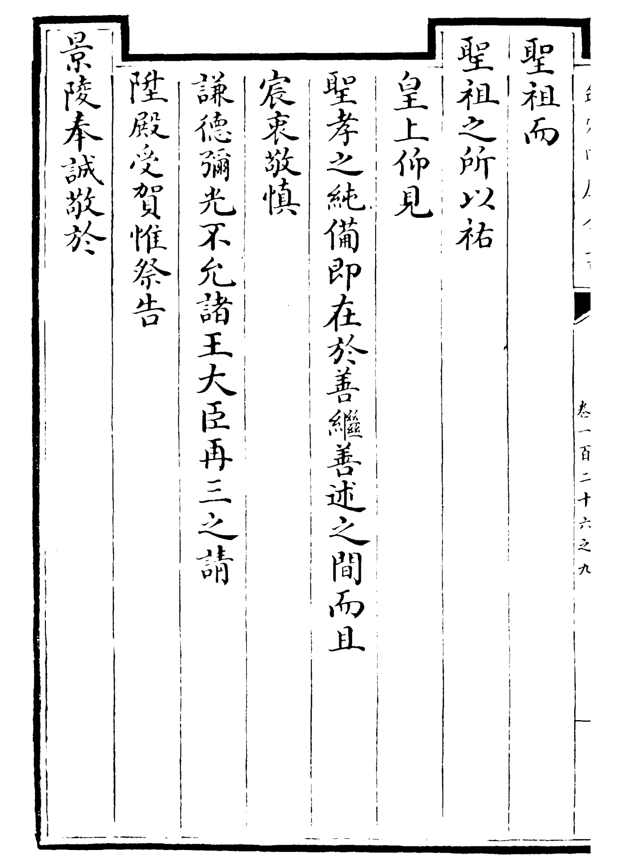
盛世幸際



昌期但臣所見者豫省而已以
皇上之敬修而驗之
天心之篤眷以
皇上之至德而驗之
聖祖之垂庥則普天率土當莫不如豫省之疊沛
天恩豐登預兆者也臣不勝懽忭踴躍之至理合繕摺奏
聞爲此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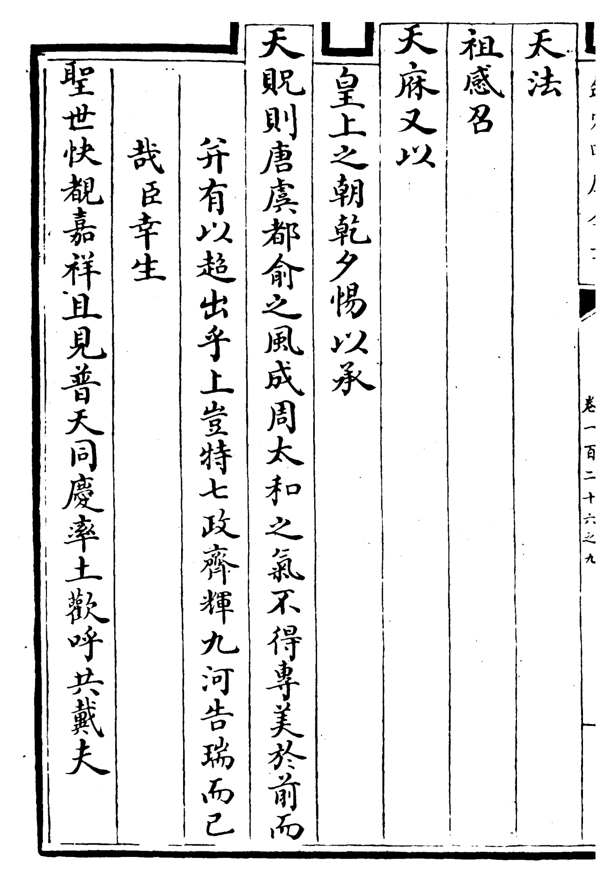
豫省疊沛雨雪足徵和氣應時直隸亦荷
天恩優渥朕不禁額手欣慶而復敬慎倍增耳曷敢稍涉
髙興肆志況春澤預兆雖嘉究俟秋成方可為準也
雍正五年二月十八日河南廵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報河清大慶等
事一摺欽奉
硃批諭旨河清之語耳則熟聞而目未經見蓋誠屬稀

進之事然朕際此嘉徵愈增敬畏於在廷諸王大臣
慶賀表内已降有諭旨行當布聞於汝兹不重宣欽
此臣恭候
聖諭閒未奉内部頒發接閱邸鈔跪讀
聖諭煌煌臣於
皇上發揮天人感應之理休咎禍福之機仰見
聖學之精深直通於無聲無臭之表及讀至
皇上之所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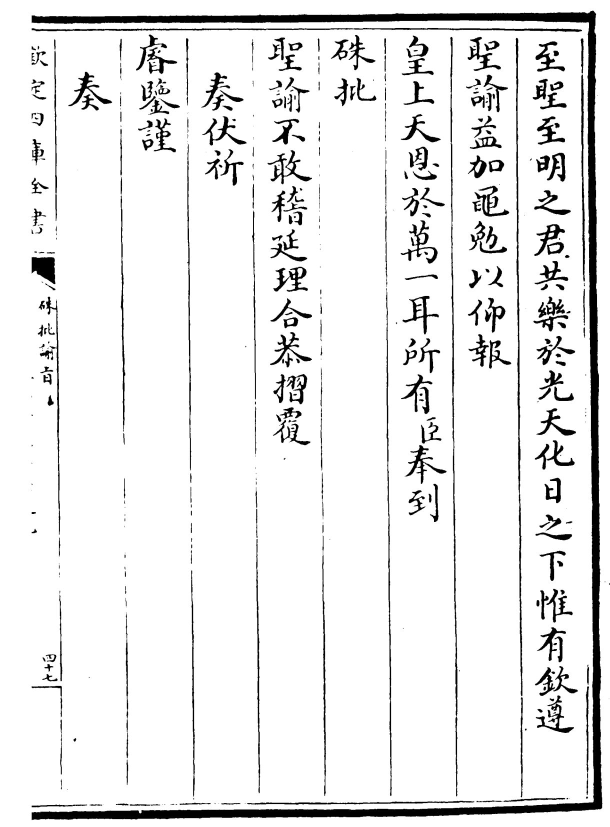


聖祖而
聖祖之所以祐
皇上仰見
聖孝之純備即在於善繼善述之間而且
宸衷敬慎
謙德彌光不允諸王大臣再三之請
陛殿受賀惟祭告
景陵奉誠敬於

聖祖
勑崇祀典歸功德於
河神又
賜恩臣工晉爵一級仰見
聖德之寛宏已極於霞載之大不特河清上瑞載之史
冊誠千古希有之奇祥而
天語精微奉爲典謨乃六經未傳之奥旨以
皇上之敬



天法
祖感召
天庥又以
皇上之朝乾夕惕以承
天貺則唐虞都俞之風成周太和之氣不得專美於前而
幷有以超出乎上豈特七政齊輝九河告瑞而已
哉臣幸生
聖世快覩嘉祥且見普天同慶率土歡呼共戴夫


至聖至明之君共樂於光天化日之下惟有欽遵
聖諭益加黽勉以仰報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所有臣奉到
硃批
聖諭不敢稽延理合恭摺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實出朕之誠念非敢故為謙抑若稍涉作用有意致飾虛文非止欺人乃欺罔

天

祖矣朕斷不為但經此番瑞應彌凜

天監昭垂敬畏之心洵有不期然而然者向於史冊中覩河清之載每疑為粉飾太平其事在或有或無之間不謂竟見之今日而且彰明較著倍勝於往昔朕是以且幸且懼而前諭之頒降不能以自已也惟與諸卿期共

勉之

同日又

奏爲恭請分發候選州縣學習題補以課吏治仰祈

睿鑒事竊照州縣一官爲民父母與民最親事無巨細

皆其所理關係非輕我

皇上軫念民瘼留心吏治凡現任之州縣莫不甄別其

賢否必得其人至新選之州縣又皆驗試其人才

務期克當臣每見吏部月選之官引

見後人去得者記名別用或與緊要之缺人平常者調以簡僻地方或令督撫試看凡經

皇上欽定之員人地應無不宜到任更當勉勵臣又何庸妄參末議但臣蒙

皇上殊恩天高地厚凡有知之深而見之切者敢不敬為我

皇上陳之臣自蒞任以來見豫省新任之州縣初登仕版諸事茫然其閒質本平庸者惟憑書辦依樣葫

蘆稍有才具者又皆硜執已見任意妄舉臣聞學古入官居官所行之政本於平日之所學則新選之州縣内無不學之人宜其見之於政而可行措之於民而皆得然而進士舉人當其為諸生時専攻舉業以取科名故於刑名錢穀平日無暇寓目即間有博涉羣書講求經濟實學者若不能變通惟執古人成說則宜於古而多不宜於今合於南而或不合於北此中正有相時度地之權衡又未

可執一而論也乃以初出學堂之書生而即膺民
社之重任雖才具有可造就者聽其學習久當熟
練才庸不能勝任者驗其不可即便題參則是以
朝廷之民社而為新進後生所嘗試之具當其未熟
練未題參之前少則數月多則經年儼然民上安
能保其無害於民即或另易一官而後來者仍復
如是吏治何由而報循良民生何由而登仁壽哉
臣伏思我

皇上求賢若渴用人無方常恐野有留良故往往不拘

資格捐貢之教職俸滿引

見竟得擢為知州未中之生員學臣保題竟得補授知

縣考職州同亦令挑選雜職微員亦准卓異在我

皇上聖意誠以何處無才不得早用為可惜耳候選之

進士舉人并各項人員俱照科分名次分班銓選

不得先後一人但其間有已經及選者或係庸才

未得及選者反多奇士亦未可定與其在原籍閑

居不如到各省學習此亦造就人才之一法也臣

請將未經吏部截取家居候選之進士舉人并捐

納州縣行文各省督撫查其選期尚在二三年之

後者准其給咨送部按照省分掣籤照常引

見如掣得直隸者則

命往直隸掣得河南者則

命往河南查照各省州縣之多寡酌量

命往照進士留京學習之例令其寓居省城時常學習

在省督撫司道衙門同現任官一體進見從旁觀聽凡有疑難重大之事屬官如何辦理如何稟明上司如何教導如何訓飭之處便可一一考較如有公務應差人員則委其辦理以試其才再有缺出之員署理則委其接署以觀其政各上司亦時加指示如師之於弟耳提而面命之從此學習才具優長者督撫保題實授學習未熟者令其再學不能學習者題請改教如此則不以民社為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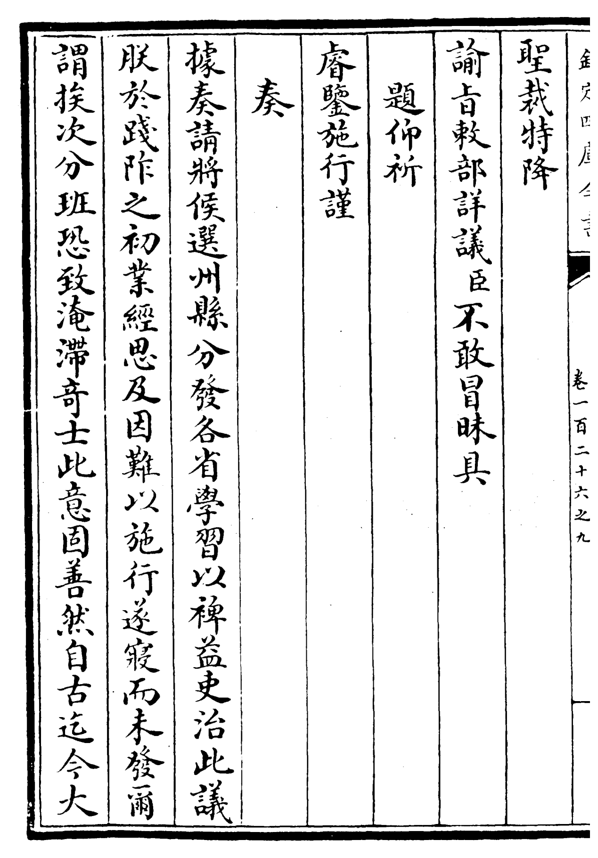
亦不致遺害於地方其於吏治民生大有裨益如謂將未經截取之員先赴各省學習督撫遇缺題補則截取在部應選者反不得缺以致有妨銓政

臣吏請將學習人員內除實在才能出衆者許督撫遇缺保題仍令引

見補授外其才非出衆僅可供職之員照其應選之期題補倘未及選期各省缺出歸部銓選不得越次保題則與銓政無妨也如謂各員徒往學習未得

即補長途跋涉旅食維艱則各員在家閒居亦必喫飯穿衣赴部候選豈免登程就道倘到省後遇有公事差委各上司何難酌量往返日期捐給盤費且各員既欲致身事

君豈惜此主僕居食之費此又無庸過慮者也倘各員不安義命營求鑽刺希圖先用督撫徇私阿好顛倒賢否屈抑才能保題庸吏一經發覺交部嚴加議處臣不揣愚昧敬獻芻蕘是否可行伏候



聖裁特降
諭旨敕部詳議臣不敢冒昧具
題仰祈
睿鑒施行謹
奏
據奏請將候選州縣分發各省學習以裨益吏治此議
朕於踐阼之初業經思及因難以施行遂寑而未發爾
謂挨次分班恐致淹滯奇士此意固善然自古迄今大

抵中材居多欲求間氣所鍾出類拔萃之利器世不屢
覯故理國之道貴儲材有素首先以厚風習為要務風
習既端斯趨向有方而人文蔚起矣夫資性苟純縱或
政體生疎亦可漸次造詣天下事要不出情理二字而
已不特科甲輩學古入官即一切旗漢人等既擬自登
仕籍宜無不講求經濟吏治民生豈盡茫然莫喻傳不
云乎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但恐其居心不肯恪秉公
忠以奉乃職耳若慮以民社為新進後生所嘗試之具

粤稽舜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已啓後世科資循格之端是以地方外吏全賴守封疆者激揚精嚴糾舉公當正所謂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至云新選者少則數月多則經年安保其無害於民令學習之員不令攝事無由覈驗優劣委令署理彼僉邪小人之為害於民又獨不然乎況督撫諸臣雖簡命自朕未必一皆公而忘私或稍涉賄緣則大啓奔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寧惟是即朕現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暫行一時將來自仍歸

於
聖祖疇昔銓衡之成憲朕緣目擊官常懈弛吏治因循專以積纍爲勞坐廢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羣工委靡之氣俟咸知奮勉治行改觀時自另有裁處之道又據稱朕超擢教職爲州選舉生員爲縣雜職亦准卓異云云就爾所言試觀如是甄拔才堪入彀者能得幾員此亦出於偶爾旁求非可永遠循行之良策所以吏兵兩部向年規例悉仍舊貫未命更張一二間遇

爾等越例題請補授亦俱令聲明原委朕降特旨允行
葢有深意存焉豈俾輕紊成憲而致一代典章混淆無
序哉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六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豫省自去冬以及今春共得大雪五次俱經
臣具摺
奏明今自二月初一日雪霽之後至三月初九十九

等日得有微雨均入土寸餘麥苗滋潤長發臣因連日風多恐吹乾地土隨委員四路查勘據稟麥苗俱已長茂出地尺餘土膏不甚乾旱臣於三月二十五日赴武陟縣恭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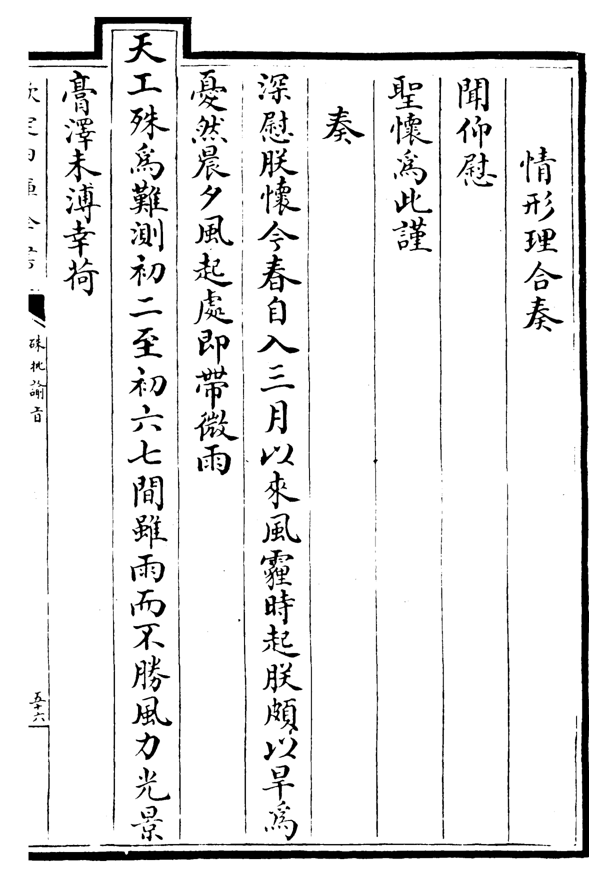
欽差大臣致祭

河神一路詢問農民皆謂今年遇有閏月節氣稍遲但風後須得雨澤滋潤麥苗更易長發且所種高粱棉花穀黍亦在望雨臣即飛飭各屬禁止屠宰

齋戒沐浴率屬虔禱深自修省已於閏三月初三日未時起至初四日申時止得有時雨據各屬稟報入土三四寸至五六寸不等麥苗青葱茂盛百穀亦俱長發今又於初五日巳時得雨起現在連綿不住已經霑足通省臣民歡聲載道僉云雨金雨玉我

皇上聖敬日躋感召

天和得此及時雨澤萬民樂育所有得雨日期入土霑足



情形理合奏
聞仰慰
聖懷爲此謹
奏
深慰朕懷今春自入三月以來風霾時起朕頗以旱爲
憂然晨夕風起處即帶微雨
天工殊爲難測初二至初六七間雖雨而不勝風力光景
膏澤未溥幸荷

上蒼慈恩於初十十一連日甘霖大沛朕凜懼之心方為少釋頃據東撫奏報得雨已透晉撫亦報霑足想前二日傾注形勢所被地方甚屬寛遠朕實欣幸兼亦為卿等幸之

同日又

奏為桃汛已過工程平穩仰祈

睿鑒事竊查豫省黄河南北兩岸堤工埽壩仰蒙

皇上聖謨睿算指示周詳不惜百萬帑金連年修築又

蒙

皇上至誠格

天大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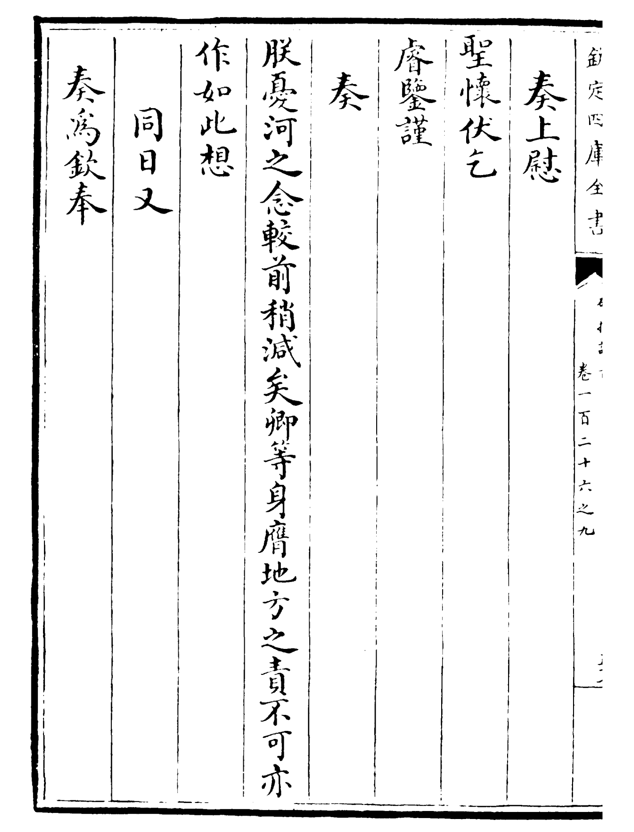
祖及懷柔

河岳百神著靈是以澄清告瑞之後安瀾循軌今桃

汛已過一切堤工埽壩俱各平穩通省臣民歡聲

雷動但轉盼伏汛即屆臣仍飭管河各官加謹修

防外所有桃汛已過工程平穩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上慰
聖懷伏乞
睿鑒謹
奏
朕憂河之念較前稍減矣卿等身膺地方之責不可亦
作如此想
同日又
奏爲欽奉

聖訓據實覆奏事竊臣家人齎回臣恭請分發候選州縣等事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臣跪讀
聖訓恍然如夢寐之初覺惕然知臣言之非是仰蒙
皇上天恩不加臣以失言之罪而且
訓諭諄諄示以
皇上用人之大道鼓舞羣吏之權宜臣伏讀
皇上首先以厚風俗爲要務之

諭旨誠

聖天子清本澄源之至論風俗一正則人心向善雖椎

魯之夫皆知變化況讀書科舉之士乎至於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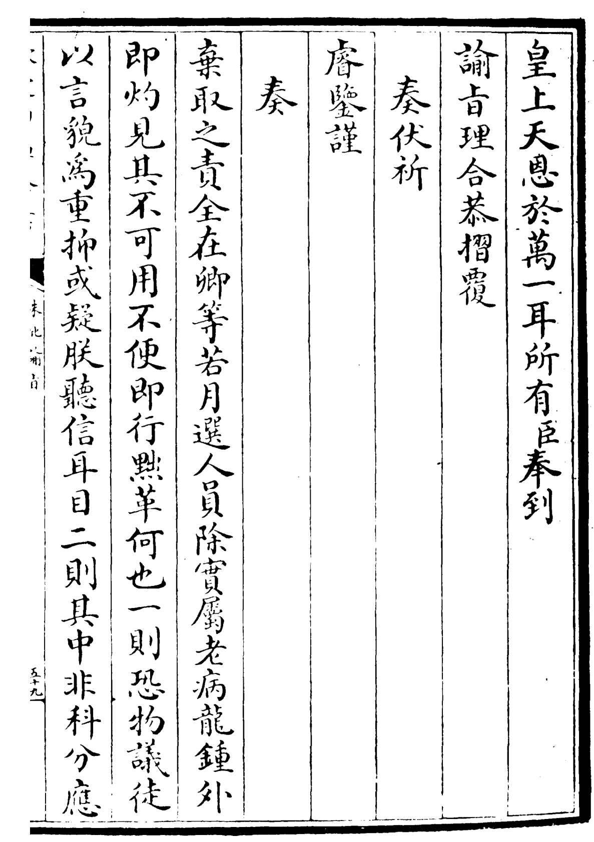
恪秉公忠以盡乃職

皇上已洞鑒諸臣肺腑如此則學習實屬無益而況僉

邪小人更不可測乎此正風俗之所以爲要也臣

惟有凜遵

聖訓激揚精嚴廢置詳當以仰報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所有臣奉到
諭旨理合恭摺覆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棄取之責全在卿等若月選人員除實屬老病龍鍾外
即灼見其不可用不便即行黜革何也一則恐物議徒
以言貌為重抑或疑朕聽信耳目二則其中非科分應

銓者即係急公捐納之員曷可恃片刻日力遂爾決定擯斥無論朕心有所不忍於情於理亦俱屬未協故不得已而姑且錄用正賴卿等督撫大臣有以甄别其賢不肖也非推諉與卿等葢其勢不得不然耳所以云用人一節天下事未有難於此者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日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報得雨透足日期二麥秋禾長茂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伏查豫省仰蒙

皇上至誠至敬感格

天心於閏三月初三初四初五初六等日連得霑足時雨

麥苗滋長經 臣即於初六日繕摺奏

聞隨於初七初九十一十二等日又得雨澤據各屬具

報各入土四五六寸不等通省已皆透足二麥青

葱高有一尺七八寸及二尺餘不等穗已秀齊現

在揚花至於高糧棉花穀黍等項亦皆長發茂盛

白叟黃童歡聲雷動咸謂

聖天子在上朝乾夕惕日就月將以致
彼蒼默佑由是海內臣民皆得仰承
天貺臣所見者止在豫省但豫省居天下之中既得有雨
則他省應必同霑藉此仰慰
聖懷微臣犬馬之私曷勝慶幸所有得雨日期二麥秋
禾情形理合具
奏仰祈
睿鑒謹

奏

覽奏曷勝欣悦之至皆由卿能公忠體國荷蒙

上蒼鑒佑始有此嘉徵也前月二十一二等日都城得雨

時雲氣十分濃郁以為沾濡必廣不料輔京州縣如昌

平涿州通州等處相隔咫尺入土尚未及一寸畿内近

日望雨甚殷朕心深為憂虞所幸者

天恩垂慈

聖祖蔭庇適據山陝山東江浙楚粵等省悉皆奏稱雨暘

時若因此懷抱少寬但直隸地方更近一層不容不親切視之也茲數日内沉陰黯靄甚有可望原欲俟甘澍降後批發爾摺復念來人守候至今為時已久故書此諭且令先回也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明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七日接准兵部火票封發内閣交出轉發河南巡撫包封到臣内封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怡親王暨大學士馬齊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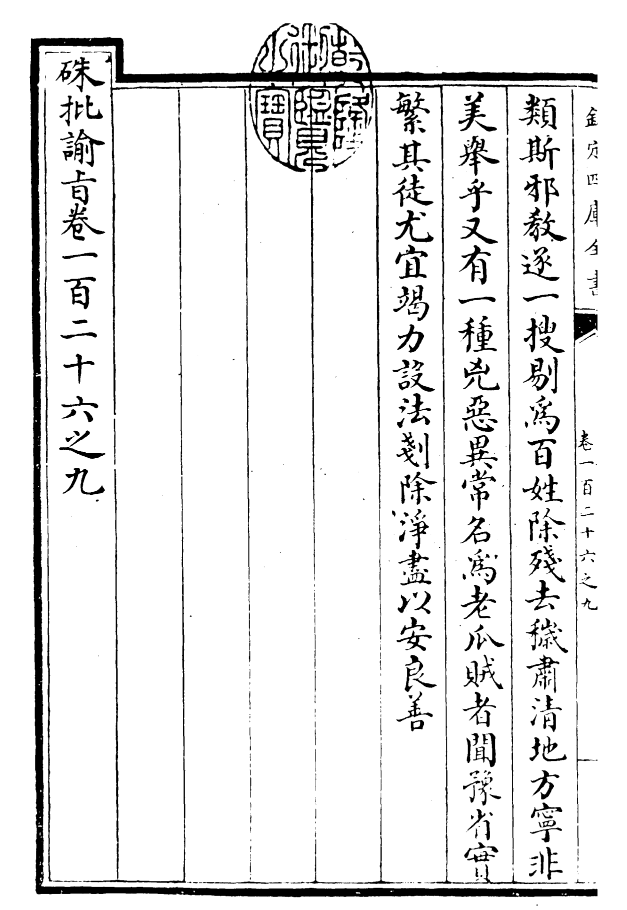
旨山西巡撫德明所奏吳奇明揭帖一紙可鈔錄發與河南巡撫將揭帖內有名之該省人犯應行質問者即速密拏解往山西交與德明究審不得疎縱亦不得拖累欽此并揭帖一紙到臣臣查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臣接准山西撫臣德明咨止令臣將現在河南結橋梁敎哈哈敎悟真敎之臨潁縣人許

登第中牟縣人耿炳光密拏解晉究處臣隨密行
按察司遴委幹員分路前赴臨潁中牟二縣協同
該縣文武印汛各官嚴行密拏并查橋梁哈哈悟
真等敎去後及臣於閏二月初七日欽奉
聖旨始知吳奇明在山西出首田帝育等謀為不軌不
勝驚駭臣即密令通省文武官弁各加嚴謹地方
密行訪察姦宄查拏匪類茲據按察司詳據中牟
臨潁二縣詳稱借查保甲為名挨户稽查不遺餘

力竝無耿炳光許登第姓名蹤跡亦無橋梁敎哈
哈敎悟真敎等名色現在移咨山西撫臣德明訊
明該犯年貌竝確實住址移覆到臣以憑拏解在
案臣查中牟縣耿炳光一犯雖據吳奇明揭帖係
現在跟隨吳奇明在山西許登第一犯雖據臨潁
縣覆稱並無其人但事關重大臣仍令中牟臨潁
二縣查拏并差委臣標守備洪繼澤前赴該縣協
同密緝務期獲解并揭帖內開有道元居士隱居

嵩山臣亦委員密行查拏臣遵
旨不敢疎縱亦不敢拖累所有密緝無蹤并現在訪拏
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朕初聞此案便以爲荒唐但既據稱姓名鑿鑿安得不
一察究其各犯之直隸籍貫者雖已按名捕獲又悉係

椎魯鄉愚不似謀爲不軌姦匪之流事之真僞殊屬莫解晉撫德明現在鞫訊審後自然水落石出若將確實口供移咨到豫時作速緝拏應付無誤至所開悟真等教名色亦當再加留心密訪衆凡此等邪黨率皆詭託深藏惟彼同類之人聲應氣求原無彰明較著形迹猝難發摘慎毋輕率疎畧致使漏脱況屢經降旨飭禁若輩自必愈加固祕地方有司莫不欲避失察處分焉肯實力究詰全在爾等大吏耳目精明督飭有方乘機將



類斯邪教逐一搜剔為百姓除殘去穢肅清地方寧非美舉乎又有一種兇惡異常名為老瓜賊者聞豫省實繁其徒尤宜竭力設法剗除淨盡以安良善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王詢